

# 烟台印象

姜鸿

有一个想法,像春天的小苗,拱破覆盖的泥土,蹿出了心尖。那就是想写一写烟台印象。

同处于胶东半岛,烟台离我住的小城并不遥远,也就是1个小时多一点儿的车程吧。这样那样的原因,去烟台也有过几次了。烟台,是一座滨海城市,洁净优雅,这是烟台给我的简单印象。在我心目中,烟台应该是繁华的,但我没有时间 and 机会去领略她的繁华。

因为一个小小的机缘,一家三口得以往返了几次烟台,从秋天到冬天。烟台由此深深走进了我的心里。

一路沿着寻常的街道走,街道像我居住的城市一样,被法国梧桐簇拥,街道旁是闲闲散散安静的小店,看不见老板,也看不见顾客,让人怀疑,小店是否开张。街道上有一三三两两的行人,他们衣着朴素,步履从容。

我们最初到达的地方,是一座古玩城。古玩城里,有各种各样的老旧玩意,它们安静地被摆放在店里。老式的梳妆台,老式的电话机,老式的马灯,老式的衣箱……颜色斑驳晦暗,带着岁月沧桑的印记,唤起对那些古老时光的好奇和怀想。这些原本普通的生活用品在穿越了长长的时光后,忽然变得不平凡起来,仅仅因为它们经历的那些时光,它们曾经有过的那些或许很平常的故事。那么我呢,是否也可以一颗淡定从容的平常心,慢慢走过长长的岁月,而成为一个拥有着许多故事的老古董呢?我满脸绽开的每一道皱纹,都是一个不易破解的表情的密码,我古井似的不易看透的心里,是旖旎的人

间风光和浓浓的人间至情,它们像一锅老汤,在我心里熬呀熬,直熬得奇味无比。

金秋的时候去烟台,遇到了南山公园。公园是有动物园和大型游乐场的,原本是应颇具现代气息的,可是聪明的烟台人却把公园建在了南山,整个一座山是一个公园。烟台人好气魄,也颇有风情。动物们在山上安家,就像回归自然一样安逸。草木原本是山野的伴侣,就连娇艳的玫瑰也在山上拥有了自己的家园。已是深秋季节,玫瑰园里玫瑰美丽的笑靥还挂在枝头。最喜欢的是百鸟园,进得园子,鸟并不惧怕人类,人与鸟和谐相处,一只丹顶鹤在山路上优游地散步,童心未泯的女儿紧随其后学着它的步态亦步亦趋,惹得我和丈夫哈哈大笑。我们是在柳树绕堤的水边上山的,下山的时候是走了曲曲弯弯的山路,路旁的树木黄得闪金,红得燃火,沿路有卖棉花糖、糖葫芦、糖画的,我感到时光倒流,我回归了淳朴年代。

月余后的初冬,又登南山,金黄、火红的叶子已经凋落干净,徒增无限怅惘。倒是坚贞的菊还在篱边疲倦地开着,有一种经霜后的憔悴。

雪后再去烟台。中午去吃鸡煲蟹火锅。老板是东北人,他说这里的气候好,冬天暖和,生活节奏慢,比较适宜于养老。他说这话的时候,门外的积雪正在慢慢融化,房檐上往下滴答着雪水。

饭后沿街散步,发现这里跟我居住的小县城没有什么两样,街旁有卖水果和蔬菜的小摊。发现了一辆车子,上面是一些古老的艺术品样子的东西,可是丈夫说那是好吃的东西——菱角和荸荠,丈夫一样各称了半斤,说是让我和女儿尝尝味道。



遇上了烟台的历史老街。民国年间的老房子了,甚至有清朝的房子,这些房子以高高的屋檐,狭小的院落站立在这片土地上,看过了时光的汤汤大流,看过了人间的沧海桑田。那灰黑的小瓦覆盖的屋檐下曾经有过怎样的悲欢,那狭窄的院落里曾经有过怎样的身影走过,今天的我已是不待而知。一家门口的台阶下长着一棵高大的梧桐树,这棵梧桐树紧紧偎依着屋檐,躯干已经嵌进了屋顶,树和屋就这样在岁月的烟雨中相互陪伴、相互温暖,不离不弃,就像一对夫妻。走在这窄窄的巷子里,就像走在老时光里,喜欢这里的气息。

遇到了福建会馆。这是清朝的时候福建商人筹资修建的异地的家园,他们远离家乡之后在此歇憩和祈福。会馆的大门雕梁画栋,两根蟠龙巨柱擎向青天。虽然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,但是华美犹在,庄严犹在。在会馆里看到了海神妈祖的画像,她美丽的面庞贞静而安详。这位只活了27岁的渔家女儿曾经焚烧了自己的祖屋而给

海上迷途的渔船指明了方向。她因为她的善良慈悲而成为人们心中的神,人们世世代代敬仰她,爱戴她。

会馆大殿的对面照例有一座老戏台。繁华散尽,戏台犹在。斑驳的老戏台在阳光下灿烂的今天落寞着,安静着。女儿走上戏台摆出一个造型让她爸爸给她拍照,身着粉衣的少女站在老旧的戏台上,这鲜明的反差让我强烈感受到了光阴的绵厚与漫长。戏台屋檐上的雪正融化,一滴滴,都是逝去的光阴,我似乎听到了春天的梵音。而我自己也被光阴的汤汤大流湮没。

我知道,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过客,正如屋檐上滴落的一滴水,渗入泥土,回归土地,无声无息。回返的路上,遇到了卖甘蔗的,多久没吃甘蔗了呢?我们买了一棵,卖家利索地用砍刀削着皮,丈夫和他闲聊着,两人都回忆起小时候,说那时候哪能吃上甘蔗呢?不过是找地里的甜玉米秸嚼一嚼解馋罢了。

烟台总让我想起一些最朴素的事情。这就是我印象中的烟台,与繁华无关。

## 送别

马兆光

“坐几点的车?”母亲边冲洗奶瓶边问。

“晚上九点的火车,一会儿就去坐汽车。”我抬头看了看墙上老旧的钟表,这是大哥九三年结婚时买的。时针靠近“4”,年数虽久远,钟表还挺准。

“现在,去车站坐车。”我起身去拿行李,正在父亲怀里玩耍的女儿,挣脱怀抱,走进母亲怀里。

父亲起身向院里走去。“我去送你。”说着,向三轮车走去。父亲正忙着推车,母亲怀里的女儿,瞪大眼睛,手指着院里的父亲,嘴里哼哼着。开始挣脱母亲,向父亲走去。

父亲和母亲都笑了。“这小东西,可好跟脚了,只要你爹一动车,她就跟着,好看景,好热闹。”说话时,脸上洋溢着喜悦。

我把行李放车厢里,自己也爬进车,父亲已发动好车,端坐在座椅上,女儿也爬进父亲怀里。每次父亲去街上,都是一手掌把,一手抱着女儿。他们都习惯了这种方式。

母亲送我们到门口,一直目送我们离去。

车速很慢,我家离车站不远,一会儿就到了。我们站在路边,父亲抱着女儿,小家伙很安静,静静地看着穿梭的车流。

终于等来了一辆客车,司机冲我们摆摆手,示意客满不停了。又来了两辆,都是客满。我们很失望,父亲面露难色,眼里满是焦急,整个身体也不再安稳,踱着脚步,来回走动,微探着身子,观望所有车辆。

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们面前,司机喊了句“去火车站,二十!”

父亲高兴地看着我,“这还行,走吧,路上注意安全。到烟台,来个电话。”“嗯,你也注意身体啊。”

我把行李扔进后备箱,钻进车里,透过车窗,我向车外的抱着女儿的父亲,摆摆手。

父亲笑盈盈地看着我,小女儿静静地望着我,父亲花白的短发,瘦削且布满皱纹的黝黑泛红的脸颊,慈祥的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。车越走越远,父亲瘦弱的略有些驼背的身影,渐渐模糊。

我坐在车里,脑海里闪现出父亲这些年来的种种不易,鼻子酸酸的,眼睛也有些湿润。做儿女的,不能陪伴在父母左右,本身就是不孝,如今,我把女儿丢给父母照看,更是不孝,我陷入了这种深深的自责当中。

# 忆在草原当小学教师的岁月

张凤英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在距离内蒙古锡林浩特市50公里的杜根塔拉牧场当小学教师,那是我第一次站在三尺讲台上传道、授业、解惑,履行一个小学教师的基本职责。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,因为那时候我只有十九岁,充满着满腔热血。

十九岁的我是一名知识青年,那是一个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。我们小学所在的地点是一所牧场,也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连所在地。那里有许多知识青年,知识青年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,有烟台的、青岛的,也有北京的、上海的;还有天津的、郑州的。总之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,都应该是上中学或上大学的年龄,却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而失去了上学的权利,来到大草原上经受艰苦生活的磨练。其他知青每天放牛、放马、脱坯盖房子、打石头、打井……我由于爱读书出了名,被分配到小学当老师。

我们小学只有两个教师和二十六个学生。我讲授汉语、体育、美术和音乐。另一位教师是个蒙族人,她叫哈斯其木格(翻译成汉语是玉华的意思)。她负责讲授数学和蒙文。学生们中一半不会说汉语,只会蒙语。为了和学生交流,我开始学习蒙语,首先

学会了“赛白努(你好)”,“他赛白努(您好)”等日常用语,不管说得是否标准,就厚着脸皮硬说。学生们在背后都议论我的舌头不会打弯。

随着学生们善意的嘲笑,我的蒙语水平在不断地进步。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,我已经可以顺利地和学生进行交流了。冬天来了,天寒地冻,整个草原气温下降到零下40℃,学生们放假了。根据我们日常对学生们的了解,我们知道一些学生家的经济生活比较困难,安全过冬存在着问题。于是我和哈斯其木格老师商量:为了了解学生们的家庭生活情况,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学生家走出困境,我们要利用寒假不上课期间对学生进行家访。

我们第一个去家访的是蒙语班里年龄最小的莫日根家。当我们冒着暴风雪骑着马赶到莫日根家的时候,莫日根正在和爷爷一起修理损坏的羊圈呢。莫日根的脸冻得都发紫了,爷爷的眉毛胡子上都是霜雪。由于莫日根的爸爸在一年前去世了,妈妈改嫁了,莫日根家里只有年近的花爷和幼小的他。羊圈早就该修了,可是没有钱买材料,只好等到现在穷凑乎了。于是,我们立即联系了牧场的领导和兵团六连的战士,调动了集体的材料和人力,仅仅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把莫日根家的羊圈修好了。莫

日根的爷爷非常感动,一定要杀一只羊感谢我们。我们说:“谢谢爷爷的一番好意,这顿饭您先欠着,等明年你家的羊羔长大了再说吧。”爷爷和莫日根很感动,一直把我们送得很远,很远……

第二家访问的是汉语班最淘气的孟根毕力格,那天天气比较好,没有暴风雪。和煦的阳光照在覆盖着皑皑白雪的草原上,使草原显得静谧、祥和……我们到他家的时候,他的妈妈正抱着孟根毕力格的断腿哭呢,他爸爸去50公里以外的锡林浩特请医生了。这时候,我突然想到,我的知青排长刘玉兰是学习过接骨的,如果叫她来也许能行。于是我起身跃马一个奔子回到二连,刘玉兰立刻和我一起快马加鞭,来到孟根毕力格家。还好,孟根毕力格只是脚腕部错位了。刘玉兰没费多少力气就给他治好了。当孟根毕力格的爸爸和医生回来的时候,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,孟根毕力格又可以骑马了。从那以后,孟根毕力格成了班级里最懂事的孩子,我们让他当了生活委员。

在跟着哈斯其木格老师一起家访的过程中,我了解到一些蒙古族牧民的生活习俗。比如蒙古包的炉子西北面是女主人睡觉的地方,客人不能随便坐;比如主人敬茶或敬奶是表示对客人尊敬,无论如何都不能拒绝,

喝不多的,可以少喝一点。表示对主人的回敬等等。通过家访我懂得了蒙古文化也是博大精深的,有着悠久的历史。我们如果在草原上生活下去,首先应该尊重蒙古民族的文化,应该尊重蒙古民族的习俗。

冬天的草原是寒冷的、无情的。生存环境是恶劣的。我们访问巴特尔的家时,就赶上了他们给刚刚去世的父亲送葬。那是一个暴风雪的夜晚,巴特尔的父亲不放心自家的奶牛,半夜起来给牛喂草,结果回来的时候遇上白毛风,迷失了方向,就冻死在离自己家蒙古包不到十米的地方。尸体是第二天上午发现的,他趴在地上,怀抱着一堆雪,大张着嘴笑着……那情景实在可怕。我们猜不出他遇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冬天的草原,一改夏日的美丽和温柔,处处都是陷阱,一不小心就会搭上性命。就在我们从巴特尔家回到学校的那天晚上,我们得到了一个那年冬天最坏的消息:哈斯其木格的丈夫宝音图,在来学校的路上翻了车。车上乘坐的三位领导都失去了生命,而宝音图受了轻伤,车上的一篮子鸡蛋毫发未损……宝音图为此进了监狱。哈斯其木格陷入了无限的悲痛之中。

就在这悲痛的日子里,当哈斯其木格知道学生葛日乐住院需

要300元钱的时候,她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。那时候,我每月只有7元津贴,除了必要的花销外,也是尽量买些文具什么的,送给学生们用。当时由于政策定得比较死,牧民们的牛羊不能随意买卖,他们的现金来源很少,所以资金很困难。我们倾其所有也只是杯水车薪。那时候,没有人寻找最美牧区教师,如果有的人,我想哈斯其木格一定是最美的牧区教师。为了牧区的教学工作,哈斯其木格把婚期推迟了许多次,一直到三十五岁才结婚。结婚以后一直没有条件生孩子,她和丈夫宝音图就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两个人均会连一场电影都不舍得看,省下钱来给学生们买学习用品……

四十年过去了,我离开草原已经很久了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,我还会回忆起那些峥嵘的岁月。不知道如今的哈斯其木格和宝音图是否有了自己的孩子,也许他们的孩子都到了结婚的年龄;也不知道我的那些蒙古族学生是否已经结婚生子,也许他们之中有的人已经当上爷爷奶奶?

最近听说烟台开发了锡林浩特的旅游路线,也不知是否方便。如果可能的话,我真想回到草原上,再看一看我的那些蒙古族学生,看看我曾经当教师的那所小学校。看一看草原那迷人的夏季牧场……